

兴化四日

□海南昌江 李林青

兴化是郑板桥先生的故乡。当我们跨越千里,进入兴化境内时,立即看到板桥体“兴化”二字的路牌高悬着,当地人就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告诉每一位来到此地的人——郑板桥的故乡到了。这位被世人冠以“诗书画三绝”的老头子,仿佛就是摇曳在江南烟雨中的一枝瘦竹,清高、淡雅、别有一番撼人心魄的韵味。

在距离兴化城二十公里的管阮村,就是郑板桥的埋骨长眠之区。我们一行十数人到达郑公陵园时已是傍晚,恰逢水乡稻熟时节,处处满目金黄。加上桃之夭夭,竹色青青,溪流如注,板桥先生之墓俨然在此。墓碑上的“郑板桥之墓”乃文坛名宿周而复先生所题。众水拱绕着静穆的墓冢,犹如游龙戏珠,风水宝地始幸得一睹。众人缓缓举步绕墓瞻仰礼敬,深怕惊扰地下歇息的郑公。这块被称作郑家大场的地方,安歇了一颗历经沧桑的赤子的魂魄,秋月春花伴随着他的歌吟,洒脱飞扬的笔墨已然化作江南的柳烟花雾,融入生他养他的兴化的泥土之中。

板桥先生度过了七十三个春秋。雍正十年,步入不惑之年的他参加乡试,得中举人。

耄耋二题

□苏州 王永峰

“五一”假期,结婚的季节。

我到徐州参加一场婚礼。高铁到徐州东站,主家派人来接。在西出站口,我看到了向我挥手的小伙子,他身旁还站着一位老人,在等我。

老人是新郎的外公,早晨从扬州来,参加外孙的婚礼。巧的是,他女儿是我曾经的同事,前年五月退休。

老人与我乘坐的是同一趟高铁。今年八十六岁,退休后在一个中医诊所行医,已经20多年。

老人面色红润,两眼有神,声音柔和。我握他的手,他的手比我暖和。我要替他背包,他说:“不重,我自己背,双背包是空的,里面就一个茶杯。我来,就喝顿喜酒,下午四点的高铁回去,明天还要上班。”

在地下停车场,我用手机抓拍了站在我前面的他,八十六岁的背影。

二

日前,“扬子江文萃”公众号发表了张昌华先生《我认识的杨苡先生》一文。文章以简洁诙谐的语言、温馨感人的细节,生动展现了杨苡先生的风骨、智慧与人格魅力。

我在文后几百条留评中读到了昌华

为求深造,他赴镇江焦山读书,当地别峰庵之“室雅何须大,花香不在多”就是他当年游学此地时留下的手泽。乾隆元年他参加殿试,得中二甲第八十八名进士,意气风发的他欣然赋诗曰:我亦终葵称进士,相随丹桂状元郎。自京返乡后,他曾出游江西,于庐山结识了无方上人。接着他出游京师,与禅门耆宿颇有往还。在京期间,板桥还结识了慎郡王(即紫琼崖主人)允禧,并得到他的礼遇。他先后一共赴京四次,到瓮山诸地,与诸友诗酒唱和,纵言高论,臧否人物,因而落得狂傲之名。再后来,板桥客居通州,游学于扬州天宁寺。乾隆十年,板桥出游杭州,泛钱塘,临会稽,探禹穴,流连兰亭,徘徊于山阴道上。随后板桥分别在山东范县、潍县出任县令,历官十二载,关心民瘼,政绩显著。在潍县时他留下“删繁就简三秋树,领异标新二月花”的论文名联,以及脍炙人口的《潍县竹枝词》四十首。在六十一岁那年,即乾隆十八年,板桥“以为民请賑忤大吏而去官”。去官后,他不得不漂泊扬州,开始卖画为生。上述大概就是郑公的宦游履迹。

“白菜青盐糗子饭,瓦壶天水菊花茶。”清贫的生活开启了板桥先生的性灵,兰竹奇石寄托了他的人生境界。从他的书画、诗文以及交游中,可以看到他的奇异之处。当时的

大清到处粉饰太平,上层社会奢靡之风日盛一日,加上官场气氛令人窒息,百姓饥寒交迫无人赈济,板桥睹之心里悲慨莫名。“众人皆以奢靡为荣,吾心独以俭素为美。”仕途上难以舒展个人抱负,只好退而求其次。板桥先生曾经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无牵绊的老渔翁,垂钓于斜阳烟波之所。自己甚至手持樵刀,捆松枝,夹槐柯于旷野秋山之中。再不济,他还可以径自出入古庙道观,做个方外之人,蒲团打坐,修琴卖药。不过,他还是想坚持做个老书生,闲时吟诗,忙时课徒,以度余生。“难得糊涂”和“吃亏是福”是板桥先生毕生清修的心得,他的心在人世间的漂泊中依然温热,不曾因为一时的困蹇而留下晦暗的情愫。

在郑板桥纪念馆听歌者唱道情,满满的画面感,一刹那就令人跌入板桥先生所醉心的境界之中。只见男歌者怀抱蒙着蛇皮的笛筒,手持四尺长的筒板,边打节奏,边唱道情。女歌者则在关键时刻随着一咏一叹。可以想见,板桥先生晚年的志趣尽在此中矣。

盘桓兴化四日,黄酒蟹蟹,青鱼豆丝,花海香风尽得与尝。赵朴老、刘海粟、吴作人、赖少其、沙孟海、萧萧的书法更是为板桥先生的故居添上浓浓的意趣。加上故居所栽之翠竹、幽兰、菡萏、蜡梅,以及太湖石,真可谓:道不孤,必有邻。

青石街 1628号

NEW SUPPLEMENT
新大众文艺共创平台

欢迎新老街坊来做客。
烟火人间,百姓情长,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言语

□河北承德 谢敬敬

女儿还小的时候,我强势、急躁、控制欲强。她作业写不好,我会吼她;她不听话,我会跟她较劲。即便有时知道是自己不对,也很少低头道歉。我以为那是教育,却不知那是在她心里刻下伤痕。

心理学家约翰·戈特曼曾说:“言语的伤害,有时比身体的伤害更持久,因为它直接作用于一个人的自我认知。”

女儿初中时,许多曾经的“伤痕”在她的性格变化中慢慢开始体现。她变得不爱说话,就像一只竖起尖刺的刺猬,跟她沟通时,话没说完就被她以“真麻烦”给堵回来。放假回家,我让她早睡,她说睡不着,我便拔掉电视线,她插上,我再拔——反复七八次。我气到胃疼,她却梗着脖子站在那里跟我较劲。那时的我只觉得她“叛逆”,却不知道,她只是在用最后的倔强保护自己。

直到高中,老师打来电话说她忽然手抖,腿站不住。我哭着往医院赶。万幸的是,经过一系列检查,医生说:身体没事儿,应该是学习压力大,身心过于紧张。

那晚接她回家的路上,她说:“妈妈,你太强势了,我很压抑,晚上睡觉都梦见你说我,在梦里我很无助。”

我说不出口当时内心的滋味儿,只想抱抱她。我告诉她,在梦里你无助,但现实中你不要推开妈妈,永远要记得妈妈是爱你的。我开始改变自己,当她再跟我对峙,态度不耐烦时,我不再回击指责她,而是看到她的委屈与内心需求;我尝试先去满足她的要求,在她不想睡的情况下,也不再去勉强她;我会有意识地,适时地夸她、表扬她、肯定她;她累了不想学习时,我就带她去吃她口中的“漂亮饭”。

经过一年多的努力,女儿的眼里又有光了,她又像小时候那样俏皮地跟我说话:“妈妈,告诉你件事儿,你要挺住,这次考砸了,分数都没你血压高。”说完哈哈大笑起来。

听着笑声,我释然了。相比她的成绩,我更希望她健康快乐地成长。

想让孩子开出怎样的花,就先在她心里种下怎样的言语。因为我们说的每一句话,都会化作孩子内心的纹理。

先生的答谢:“这么多热情洋溢的留言,我因眼力不济,很少看手机了,刚刚才看到,我心知肚明,这是朋友们对杨苡先生的尊崇,我是沾了杨先生的光。”读至末句“昌华鞠躬 2026年4月26日中午酒后”,我不禁哑然失笑。

先生爱酒。

今年元旦上午,昌华先生手书一则启事,发在朋友圈。“元旦小福利,一觉醒来,犬马齿又长了一截。廉颇老矣,拟处置藏书,原则是甲类传后,乙类换酒,丙类送友。”

“乙类换酒”,不就是李白“五花马、千金裘,呼儿将出换美酒,与尔同销万古愁”吗?

张昌华先生二十年来致力于文化名人随笔创作,出版了《曾经风雅》《民国风景》《百年风度》等十多部作品。我倒是一直记着他的著作与文章作者简介所附的照片:开怀大笑的先生和他身后的《二十五史》。

先生爱笑。

笑脸最打动人。看到昌华先生的笑脸,我心中会立马生出豁然开朗的气象。

昌华先生生于1944年,今年八十三岁。

初夏的喇叭手

□江西九江 叶艳霞

初夏一个早晨,凌霄花悄悄开了。我起初只看见几朵橙黄从绿藤里探出头来,再走近些,忽然觉得满墙都是无声的号角,正鼓着小小的腮帮子,朝着天空认真地“吹奏”着。我听不见声音,却分明感到一种脆亮的震颤从花心散开来。仿佛初夏是被它们一点点点吹亮的。

我凑近一朵刚开的花,它的喇叭口朝着天,里面藏着更深的一抹橙红,还挂着清晨的露水。这朵花微微昂头的姿态,让我想起小时候学校鼓号队的练习。每天清晨,操场上就响起了零零落落的号声,有的响亮,有的怯怯的。那些吹号的同学站在墙根下,腮帮子鼓得圆圆的,竟和眼前的凌霄花有几分神似,都是这样认真又紧张。

这实在是适合吹奏的季节。蝉还没开始聒噪,只偶尔试一两声嗓子;青蛙在

远处有一搭没一搭地应和着;风从树叶间穿过,带来沙沙的伴奏。凌霄花的喇叭加入进来,虽是无声的,却让整个场面一下子热闹了。春天离开时留下的那些寂静角落,全被这一墙橙黄填满。它们不争抢,不吵闹,只是站在属于自己的位置上,一字一句地宣布,夏天来了。

有时我想,凌霄花选在初夏开放,正好躲开了盛夏那拥挤的花事。盛夏的花朵太多了,太热闹了,而在初夏,百花将未尽的当口,这一墙喇叭恰好接上了茬。它们守着自己的角落,不早不晚,不疾不徐。

待到黄昏时分,我又去看那面墙。夕阳给每一朵花都镀上了金边,喇叭口朝着天空,恍若在为这一天的结束吹奏尾声。而明天清晨,它们还会继续吹出一个又一个明亮的初夏日子。我愿意做它们忠实的听众,听一听花开的声音。

母亲的眼光

□南京 费伯俊

那年秋天,城里来人收稻草造纸,价钱不低。父亲没等母亲回来商量,便自作主张卖掉了家里一半的草垛。那时候,乡下日子紧巴巴的,家家烧火做饭,全指望稻草和麦秸秆。

母亲从地里回来,走到草垛边站了一会儿,眼圈慢慢红了:“这点稻草哪能烧到下一季哟?”父亲却不以为然,说日子慢慢过,总能凑合。

没过多久,剩下的草垛眼看着矮下去,父亲知道,再这样下去,到了开春,灶膛里连把引火的草都没得了。窘迫之下,父亲只得硬着头皮,从邻居家高价买稻草。那个冬天,母亲没闲着,到处割野草、捡枯枝,一捆一捆背回家,一点一点积攒,愣是把柴火缺口补上些。她的手因此裂开了一道口子,活像干涸的河床。母亲就用胶布缠上。晚上,母亲揭开胶布,露出裂开的口子。我蹲在旁边问:“妈,疼吗?”她笑了一下:“不疼。过日子哪有不裂开口的。”

母亲不识字,心里却揣着一本比账本还厚的日子经。

二十多年后,村里出台新农村自愿搬迁政策。交钥匙那天,母亲郑重地走到院子正中,朝着堂屋的方向慢慢跪了下来,“咚咚咚”磕了三个头。起身时眼圈泛红。穿堂风从空窗洞穿过来,掀起她的鬓角白发。

老宅拆了后,村里的农田流转包给了种田大户。从播种到收割,全是铁牛干活,连打农药都用上了无人机。

好多老人三天两头朝乡下跑,在塘埂边、田埂头开荒种菜——巴掌大的一块地也好,就图个脚踩泥土的实在。多年前,家里有一小块偏僻的承包田,夹在大田中间,路远,耕种麻烦费力。父亲嫌它是块“鸡肋”想送人,母亲拦住他:“田是庄稼人的根!没一寸是多余的!”就是这块被父亲嫌弃的二分薄地,如今年年稳当地收一百多块租金。

我常想,这就是母亲眼里的世道——她望不见天边的大道理,可脚底每寸土有几斤几两,她心里头门清。

我当兵后,考军校落了榜。第二年正要再试,却因超龄落了念想。

亲戚劝母亲:“当兵苦,难出头。不如叫你儿子趁早回家来,找个安稳普通工作过日子。”

母亲给我打电话,就一句:“穿上军装是保家卫国。只要你情愿,部队还要你,你就安心待着,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。”电话这头,我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了,半晌只进个“嗯”。

2018年底,从军二十年的我,顺利通过考核,成为移民管理警察,扎根口岸,守护国门,有了安稳长久的职业归宿。

喜讯传回老家,当年劝说的亲戚对母亲直竖大拇指:“大字不识一个,心里头倒透亮!”

烟火日子,粗茶淡饭。母亲七十一岁了,至今也认不得几个整字。可每当我走到人生岔路口,眼前总会浮现出那个冬天——寒风里,她弯着腰,在枯黄的田埂上,一把一把地拢着草,拢着一家人看不见的明天。

青石街投稿方式

1. 发送至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2. 下载现代+APP,进入文化+频道

青石街专区,或扫描下方二维码

